

柳宗宣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个游荡者，在哪座城市，他都感到隔离，走不进去，没有停留。
城市，他感到孤独，在都市里，他感到孤独，在都市里，他感到孤独。



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

柳宗宣

诗选



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

柳宗宣诗选

柳宗宣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宗宣诗选/柳宗宣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354-3588-0

I. 柳… II. 柳…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1273 号

责任编辑:沉 河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公安县合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2 插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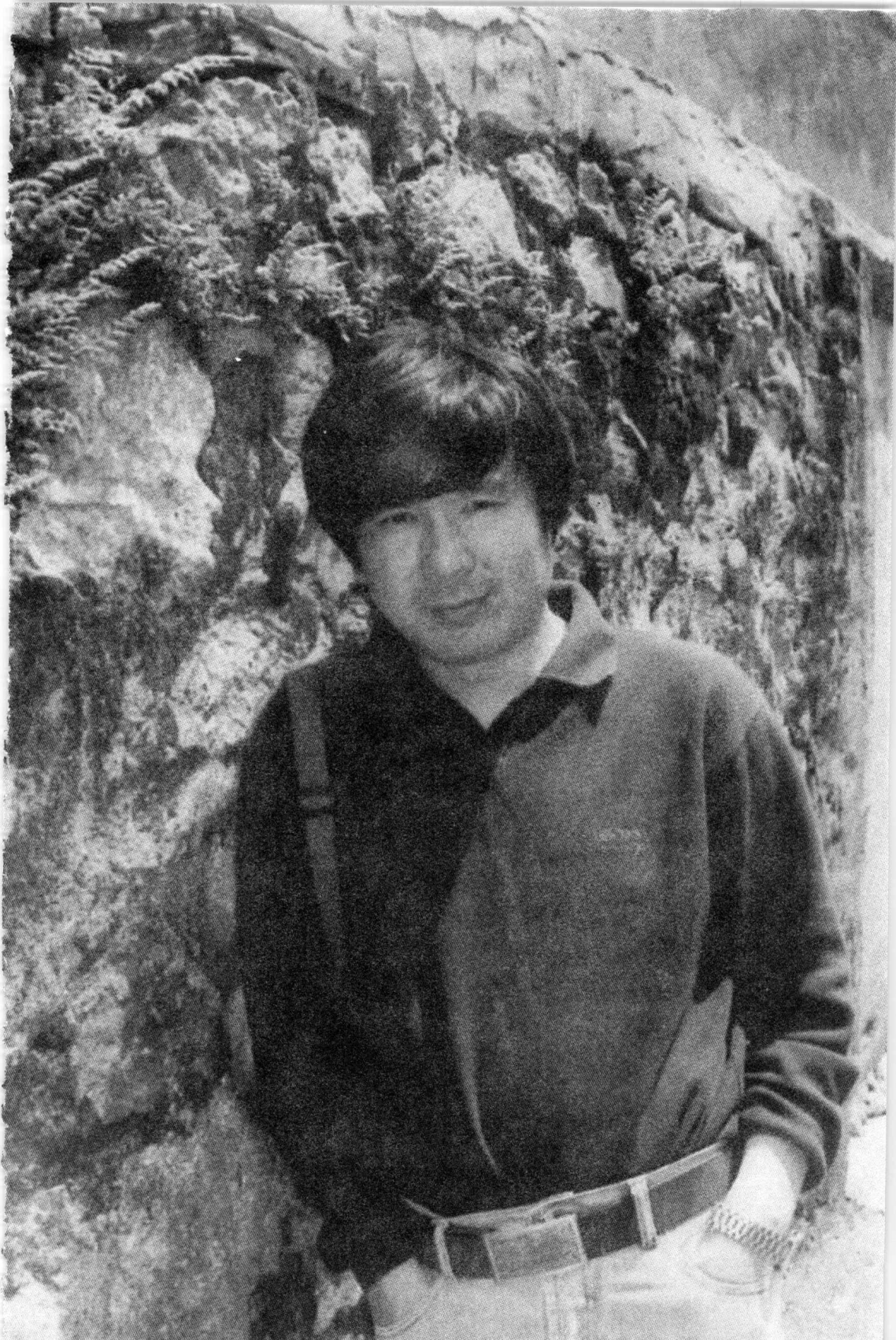
版次: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1.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中国新诗自“五四”发轫，至今已近百年历史。

本社一直致力于中国新诗的整理出版工作。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诗库》（共十卷）收录从“五四”到“文革”结束共六十余年新诗佳作，其后，本世纪初陆续出版的《朦胧诗新编》、《第三代诗新编》和《九十年代诗新编》等收录了“朦胧诗运动”以来至上世纪结束共三十余年有影响力的诗歌作品。而对于21世纪以来已较为成熟的诗人，我社将在这套“中国21世纪诗丛”中陆续推出。

本丛书每位诗人单独成册，力求系统地收录诗人迄今为止的主要作品。书前附有诗人生活照片二帧，书后附有“诗人简历”，以说明诗人生活与写作之基本情状。

2006年11月

目 录

上邮局	1
过天津	4
母亲之歌	7
她穿过黑夜的楼顶回家	10
小镇黄昏	12
关于小丝的叙事	14
当我们把电话放下	16
在枫园二舍留下的一张便条	18
与鸭鸭在小镇度过的夜晚	19
高过楼顶的杉树	21
器皿和夜鸟	22
抚摸	24
为小丝而作的送别曲	26
平原的呼吸	30
阳台上的植物	32
我看见一列火车	34
河岸	36
移动的理由	38
卡夫卡在曲劳	40
睡眠	42
一个人从身边消失	43
循环的梦	44
下午的邮件	45
一场暴雨	47
小女胡美	48
嗅着栀子花香	49

鹿脸	51
街巷	52
河滩	53
现象	54
断片	55
日记	58
时间	60
对一封信的回答	61
逆向	63
一位摄影师的冬日漫游	64
两只燕子	71
下雨	73
友人的肖像	76
邮局	78
在杉树林	79
记梦	80
童年	81
鸟语	82
一间屋子	84
春日	85
他们帮我安置电话线	86
去年的燕子	87
挽柳宗安	89
飞机停在空中	92
他们代替你们来到我身旁	94
金黄玉米	96
某个夜晚	97
见到某女士	98
夜雨	100
回到潜江	101

给母亲	102
教莲子游泳	103
时光中的时光	104
在广西	117
在火车上远眺	124
皇木新村63号	125
车过当涂忆李白	126
玻璃中的睡眠	127
看见	128
二人行	129
空杯子	148
酒气	150
还乡	152
棉花的香气	155
 访谈:找寻消失着的路途 (代诗人简历)	 157

上 邮 局

今天想到你的死
父亲，你是用激进的方式
了结自己。在往邮局
发信的路上，我决定离开这里
单位快倒闭了；院子里死气沉沉
你是不堪忍受才用一根麻绳
把你与我们隔离。肺气肿
活着比死还难受；带着对兄嫂的绝望
还有我。在去看你的时候
你就开始策划自己的后事
要我把你埋在屋后的那块高地
我们贫穷，拿不出钱把你送进
大医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死
无可奈何。你自己把自己解决了
把一大堆难题留给我们
炎热的夏天，你的尸体
弥留一股难闻的气味
作为对我们不孝儿子的报复
一日，嫂子到那高坡上摘扁豆
一条大蛇盘在树上她掉头就跑
当晚雷电大作，她的嘴就歪了
——我们认为这些与你有关
1989年6月9日夜里
你死后两年三个月
第一次出现在我梦中的
大雨中，和莲子在一起

我大声呼喊她，隔着窗户
看见你：一张愤怒的脸
荆门。长途汽车站
一位老人在车内卖报；想见你
去贵阳做牛马交易。一双近视眼
是怎样在走南闯北……
那是1999年10月20日正午
逆光之中的石家庄火车站
一个人和进出的游客交错走来
父亲，你忽然站在了我面前
有时，回忆不出你的什么往事
你活着，我们几乎没有什么
交流。一日，我看着莲子
你孙女的身体
也有你遗传的血
和我们共同的家族病
父亲，你什么时候得上“天花”
脸上全是麻子，那个女知青
怎么认你做她的干爹
你像柳敬亭一样爱说书
耕田回家卷着裤管捧着书站在窗前
月夜在村人中间在树影斑驳的路上
说宋江。送你入土时，李太发
把《三侠五义》放进你的棺材里
父亲，柳宗新半身瘫痪了
你悬在梁上是他把你解脱下来
前些日子，我去看过他
为他卖掉三百斤菜油，给他零花钱
今天，忽然又想到你
单位快死掉了，我就要到异地
讨生活。在往邮局的路

你不停地在体内跟我说话
要我好好过日子，有你我在一起
还怕什么，几年前总觉得
你是对立面，与我隔得很远
现在，你就在我的身体里

1999.10.

过 天 津

华北平原在雨中缓缓呈现
矮树林。碧绿的高粱地
延伸到雨云攒动的远天
平原在呼吸，吐着绿光

北中国两座城市之间的
一片福地。我正坐在
K12次双层列车上

江汉平原，我距它多远
又隔了多久，现在我到哪里去
有什么急于要做的事
什么事又是你非做不可的

穿制服的小姐在播撒的
乐声中递送牛奶或咖啡
冷气恰到好处，让你忘掉夏天

同排的席位上，外国夫妻
各抱一个孩子：黄头发。双胞胎
一家人到天津去做什么
T恤衫。草鞋式的皮凉鞋

他们从哪个国家来
我们怎么不敢或不能
离开故土，不出门去看看
呼吸异地的空气，在那里争斗
拘束着，像没出路的死水

对面穿黑色套裙的妇女
黑发掺杂数不清的白发

发卡露出她起皱的耳廓
一个水泥工作者，和身旁
腼腆的小伙子说话
她大学毕业那年我还没有出生
那小伙子在她工作二十年后
考入她母校；但我想听听
他们内心的遭遇
一代人与另一代有何不同
 人的衰老好像不是他的身体
而是精神的萎缩
但一个人可以超脱时代
对他的束缚，超前地存在
 这位妇女现在退休了
看样子人还得在套间之外
建立自己真正自由的空间
像蒙田城堡拐角处的塔楼
他的卧室兼书房。小教堂
一个自己的私人领地
 雨渐渐大起来
车窗上挂着两三粒水珠
窗外的风景迷蒙而恍惚
天津是啥样子，是不是千篇一律
对城市我已不抱什么幻想
只是路过。天津火车站广场
一片片积水在树阴下发亮
映衬着树影和行人晃荡的身体
那个外国男人双手推动着
婴儿车向前跑；屁股弓得很高
 一块雨布，白色的雨布
在细雨中欢快地飘飞
内心冲动起莫名的喜悦

一辆人力三轮车把我拖向
一个未知的旅馆

2000.6.

母亲之歌

我看见大路，看见了蓝天、白云
我看见花坛间月季和柏树围护的
运行的车队，灵车中的乐队
金黄小号；花圈迎风飘动
我看见卡车上站立着吊丧的乡亲
路人在观望。车转了一个弯
母亲的灵车就运行在闹市区的街道
车队缓缓行驶。堂兄撒下草纸
从车篷出口看过去，长长的
车队和缓缓消失的路面
我看见母亲画像让柳宗年抱着
相框围绕黑纱布，我和宗秀
宗英腰间缠着草绳
我看见风吹开窗子，早上六点四十
狗吠叫了三声
母亲松开她右手中的零钞
我们用床单包裹她的身体从五楼
运送下来；他人还在睡眠中
她的嘴唇动了两下，呼吸就没了
我看见同我抬送母亲的人：邻居严峰
妹夫陈恢明，我们穿过曲折
阴暗而漫长的楼道天就亮了
我看见了母亲娘家的人：宋先智、周超美
我二伯的女儿柳韶英，在哭丧
她回到娘家照看她的就是她婶娘
我看见灵车到来，哀乐响起，吹号的汉子

鼓起腮帮。我感觉什么在往喉咙上涌
我想起一个词：生离死别
我看见同事陈义新拍动棺木，郭玉屏搬倒丧棚
鼓乐手吹奏哀乐；下跪的人来到车上
母亲的身体放置在玻璃灵柩里
我看见车队缓缓行走，鞭炮声连成长阵
马路对面的关师傅在灵车前燃放鞭炮
他是母亲朋友关奶奶的儿子
妹夫跳下车，跪下左腿：燃放回谢
我看见我和妻子跪在老妇面前
递上回报的衣物：她为母亲洗净身子
为她穿上姐姐制作的黑色寿衣
我看见了母亲的下体，在更衣的瞬间
当我用黑色纱巾盖住母亲的脸
就再也没有看她直至化成骨末
我看见了严开邦局长，校长刘太白送来花圈
我看见了他们的脸：兄长许定山
我的学生：高卫东、施玉明、汤向阳、熊香中
在移动车队中看见赴丧的诗友高柳、晓波
车队经过殡仪馆的柏树，东荆河的斜坡
沿途的水杉那么苍绿正是四月三日
江南油菜花金黄金黄地铺满原野
我看见母亲黑色身体进入红红的火炉
那些等待燃烧的尸体罩在黑布中
殡仪馆高高的烟囱：烟尘若有若无
我抱着母亲的骨灰：四斤三两
我看见车队经过老家后湖，姜书银关乔章
指令车队缓行，鞭炮声密集起来
车队来到田关河堤岸：这是母亲熟悉的
道路，她就是在此往返城乡之间
我看见沿途站立的老乡，看见宋六寿

化成骨灰回归乡里，回到古老坟地
一队人走在通往坟地的田塍
熟悉的面容也有陌生的面孔
那已消逝的脸和将要消逝的
在那条通往坟地的田埂上
我看见那路边麦子发疯地生长
绿油油的在春日下流光溢彩
那吹长号的汉子摘下几根
给他城里的儿子做麦笛
我葬我母亲归入泥土风雨雷电就来了
天忽然晴了当我们回到城里
一身轻松我把母亲送回故里
我看见我站在十里长安街上观望
大街上的车辆和行人
路旁帝国的建筑，我视而不见
我又看见火光中母亲衣物升腾的青烟
我看见我的泪水终于流出来了
多月后，在地下室的雨夜
诗友向隼面前，我说我的母亲
看不见了，泪水就流淌在脸上
没有痛苦和悲伤。从地下室出来
我看见了大路，洋槐树和北方的天空

2002.6.